

# 屠隆旧居寻踪

卢小东

梅雨季，我参加了一次采风活动，集中出发地点在位于苍水街的屠园小区门口。当我远远望见屠园，心里不禁异样起来：甬上一代才子屠隆曾经在那里居住过。

鄞县人屠隆（1543-1605），生活在明代中晚期，字长卿，又字纬真，号赤水。甬上屠氏一族，自宋迁徙四明，人才辈出，屠隆就是突出的一位。明季宁波人在文学上取得成就最大、又闻名全国文坛的，非屠隆莫属。清代学者钱大昕评屠隆：“屠长卿先生以诗文雄绝、万间，在甬州四十子之列，虽言途不达而名重海内。”当代研究者认为，屠隆是一位由复古派向性灵派过渡的代表作家，其各种体裁作品中所主张的文学思想，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一生著述不辍。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屠隆集》，厚厚十二册。

《明史》称屠隆“生有异才……落笔数千言立就”。才子往往考场上不利，幸好他三十五岁中了进士，初任安徽颍上县令，又调任青浦知县，官有政声。在青浦尤精于吏治，同时刊印了自己的诗文集《由拳集》（清浦古称由拳），一时文名、官声远播。因政绩出色，屠隆升迁为礼部主事，不料遇到一个叫俞显卿的小人，上书诬陷屠隆“淫纵”。屠隆被革职为民。

任职礼部才一年多的屠隆黯然回家。冯梦楨在《与屠冲阳》中感慨道：“长卿高才沦落，世所共叹。”

老家有三间楼屋，十七亩水田。夫人杨柔卿贤淑，两儿一女聪颖。屠隆居家二十余年，直到六十三岁去世。其间他没有停止与天下名士的交往与联系，这使他归乡后的文学及戏剧创作眼光能够以全国性的视野来考量，声誉不坠反增。出游，雅集，娱乐，交游，连年不断。晚年虽然生活拮据，但他基本按艺术家的生活方式



屠隆行书扇面（江苏省美术馆藏）

过完了热情奔放的一生。

屠隆的家在甬城何处？曾看到一篇网文，有人慕屠隆之名，来江北桃渡路找寻屠隆老屋遗址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桃渡路以古代的桃花渡而得名，古桃花渡位置约在今江厦桥侧。去桃渡路寻觅屠隆踪迹也没错，屠氏祖宅就在江北岸，《甬上屠氏宗谱》：“先世……宋开庆间，自无锡徙鄞，卜宅桃花渡北。”全祖望《甬上族望表》中也以“江北屠氏”的条目出现。屠氏后代，有的继续居住祖宅一带，有的陆续搬出，如吏部尚书屠濬，在城中祝都桥建宅第，即现在的尚书街，屠濬系屠隆的族叔辈。兵部侍郎屠大山一支居城内鉴桥。鉴桥屠宅原系屠和归居，后为万指挥衙，明代弘治年间归屠大山祖上。屠隆家三代布衣，家境差，推测屠隆早年一直住江北岸。

万历十年，屠隆终于有了新家，他在《与王辰玉》一文中透露：妻子于这一年以俸余购小楼三间，楼前有空地可种草木。屠隆向王辰玉描述这三楹楼屋：“前望浮屠，后枕城郭，大江日夜汤汤走其下。”其后屠隆数次提到家有楼屋三楹，并说楼上供着观音大士，及县阳子（屠隆的道教偶像），

楼下住老母亲与妻子女儿。

屠隆的三楹楼屋就在鉴桥屠宅。据《四明谈助》载，鉴桥屠大山侍郎的居第“采芝堂”旁，又有二别业：一是屠大山的遂初堂，一是大山儿子屠本峻的霞爽阁，屠隆之“栖真馆”在居第之东，后营鬼园，改名娑罗馆”。栖真馆即是屠隆对这三间楼屋的命名。从清代绘成的《宁郡地輿图》上看，鉴桥的大致位置就在现屠园小区，后邻姚江，屠隆所望的浮屠，应是天封塔，几乎处于鉴桥屠园的正前方。

《四明谈助》则称屠隆所居三间楼屋为屠本峻所赠。本峻曾为辰州太守，年长屠隆一岁，从辈分上讲，是屠隆的族孙，两人友好。本峻罢官回乡，认为屠隆居甬江寂寞，购采芝堂数楹以赠之，一个住东楼，一个住西楼，两人常在一起探讨写作。

对自己的家，虽然是旧屋，占地也不大，屠隆却费心思经营，毕竟这是自己下半辈子的心身安放处。屠隆在《鬼园叙》中记述：在他住宅楼西边，有个巴掌大的隙地，他辟为园，挖了一个窄而长的小池，下种莲花、菱、芦苇，上种芙蓉、红蓼、紫葵等植物。园成之日，刚好有人送他两只

野兔，遂命之曰“兔园”。文中又提到鬼园侧他住的“破屋三楹”，稍加粉刷，命名为“栖真馆”，因修炼道术，屠隆请朋友、鄞县同知龙德孚手书“南官仙史”四字，挂在中堂。后他从阿育王寺舍利殿前得娑罗树一本，植于楼前，于是改名“娑罗馆”，馆前后种植更多的竹树花草，以至贵客来访，都得迂回向隅而入，免得不小心被藤刺之类钩到衣帽。屠隆认为此园虽小，但“大地山河咸在焉，素位任真，乐而安之。”他已乐于遁世了。

屠隆为入好客轻财，本邑士人往来屠园为常态。浏览其友人有关屠园诗作，能一窥屠家动态：余寅《屠纬真邀翁令集娑罗阁，纬真好道，得称飞琼》，可知鄞县令翁宪祥是屠家的座上宾。李季《过屠园》则是屠隆蓄有戏班、在家排练的明证：“生存金屋事繁华，抱老钩栏映玉花。自押梨园新曲谱，教成歌舞落谁家。”遗憾的是屠隆与同县两位名人的交恶。其一为丰坊，进士出身，书法大家，撰有学术著作《书诀》，系屠隆前辈，然性格乖僻。屠隆在《考槃余事》中贬他：“李自实亦称善书……丰吏部坊，改名道生，自负书数，第形朴既不美观，加之狼戾难亲……此二人者，人品恶薄，书不足道也。”另一位名人沈明臣，以布衣诗人著称，屠隆的忘年交。年轻时屠隆追随沈明臣学诗，两人一直来往密切，谁知在屠隆罢官归乡的第三年反目成仇。沈屠绝交是文坛一桩公案，其原因据零星的资料推测，沈听信某人传言，认定屠隆的大致位置就在现屠园小区，后邻姚江，屠隆所望的浮屠，应是天封塔，几乎处于鉴桥屠园的正前方。裂痕愈深。

重要的是屠隆的研读与写作。他在栖真馆或娑罗馆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几部著作：《栖真馆集》《白榆集》《鸿苞集》及《娑罗馆清言》《考槃余事》等。这些著作包含了自抒胸襟的诗文以及文学理论的阐述。屠园甬城小小一隅，他为明代文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屠家的最后几年，屠隆思如泉涌，接连创作了三部剧作：《昙花记》《彩毫记》《修文记》，当时就大行于世，据说他作为编剧的名声比他朋友汤显祖响亮。现在可能少有人知道这三出戏了，但这不妨碍屠隆进入中国古代一流戏曲家之列。有研究者认为《金瓶梅》的真正作者是屠隆，如果考证能够得以公认，那么最有可能写此奇书的地点就是宁波屠园。

屠隆之屠园，一位天纵之才奋笔疾书之地。他在《鸿苞集》有言：“余十五年来，裁翰札，撰文字，无论长篇短章，多即至累百千万言者，率信笔一挥……”胸中万斛涌笔而出！屠隆的才情、个性，他的生存理想与生命价值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尽情的宣泄与体现。

现在屠园巷，是否还隐藏着因写作而发出的喜怒哀乐的气息？吹皱鬼园水池的一缕微风，是否还能抵达走在屠园巷的我的身边？

娑罗阁及鬼园湮没于何时，查不到了。而今的屠园小区与城市别的民居一样，都是一幢幢灰色水泥建筑，仅保留了“屠园”的名字，小区内的几条走路也保留着“屠园巷”的名称。屠隆罢黜归家后，曾写下《归田与友人》一文，对自己家作了诗意的描述，它是我国古代小品文的名篇，鉴桥屠隆旧居由此得以云上永存。谨录入此文作为拙文结尾：

一出大明门，与长安隔世，夜卧绝不作华清马踏梦。家有采芝堂，堂后有楼三间，杂植小竹树，卧房厨灶，都在竹间。枕上常听啼鸟声。宅西古桂二章，百数十年物，秋来花发，香满庭中。隙地凿小池，栽红白莲。傍池桃树数株，三月红锦映水，如阿房、迷楼万美人尽临妆镜。又有芙蓉、蓼花，令秋意惹。更喜贫苦道民，景色清冷，都无吴越间士大夫家华艳气。

吴百星

坐拥运河风，行击运河水。

赞颂大运河，只因为我生在运河畔长在运河畔，对运河怀有特殊情感。我的故乡贯穿浙东运河，在余姚与上虞的交界处，也可以说是宁波的西大门。

不知多少回颤颤悠悠，我几乎是爬着走过湿滑湿滑的长坝；不知多少个早晨黄昏，我登上苍劲雄立的九洞桥；不知多少次严寒酷暑，我默默凝视匍匐而行的纤夫……童年的记忆那么深刻而难忘。

后来，渐渐明白，大运河不只是大物质的大传运，而且是大文脉的大承运，给大宁波带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时运。

于是，二十年之前我就写诗赞大运河了，并先后发表在《宁波日报》《浙江文化报》的文学版上。

改革开放四十几年中，我业余创作了数百首歌词，赞美宁波的内容占了很重的分量：东方大港、宁波商帮、红帮裁缝；四明山、东钱湖、河姆渡、保国寺；汤圆、年糕、宁波“老字号”……都有所涉笔。

2014年6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（宁波是申遗地域），是宁波的一张新名片，是宁波首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名片。这个大题材，早早积累于我的心头，早早流淌于我的笔端。

同一题材，可以由小视角切入，也可以从大视野开掘。

既然是写大运河，我还是选择了“高大上”的构思，觉得这样内容与形式比较合拍。

也许是我半个多世纪创作养成的习惯，开笔就会考虑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。我不太主张内容大于形式或者形式大于内容，总是努力寻找两者最佳的结合点，写大运河也是如此。

宁波是大运河“百川归海”的人海口，是大运河的终极目标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。整首歌就以此为依托，吟就短短四节歌词，每节四句，加上情感色彩特浓的一句重复句，共十七句。用词力求简洁明快而不失之于浅薄，构思力求立意高远而不落于空泛。紧紧抓住我所熟悉的宁波段运河蜿蜒曲折、深沉坦荡的地域特征，与“母亲”的伟大品格融为一体，由古及今，层层递进，以真切的情感和贴切的形象，通过“太老的堰闸与蹒跚而行、太大的落差与蹉跎平生、太重的负载与脊梁坚韧、太多的曲折与坦荡心境”等深入浅出透的描述，表达出“谁也阻止不了你一脉走向东，谁也玷污不了你圣洁到永恒”的深邃意境。

作曲家汪平先生的敏锐目光以及对这首词作意境把握的准确，从开篇的历史描述乐段，到后续的歌颂乐章，淋漓酣畅，激情澎湃，无不透出史诗般的雄浑磅礴气势。张丹深情的演唱，则让“大运河”展翅飞翔于万里海天。

歌唱大运河，歌唱伟大的母亲，歌唱辉煌的时代、文明的故土；

人生需要一条大运河，让它承载物质的繁杂和精神的力度！

## 大运河啊我的母亲

吴百星/词 汪平/曲 张丹/原唱

淹没秦汉的冷月残梦  
浸润唐宋的词意诗情  
千年乳汁喂养一个江山  
也鲜嫩我这芊芊的草茎

大运河啊我的母亲

你车坝的清晨拂起水灵红日  
你过桥的黄昏拉长那纤夫背影  
气喘吁吁的故园纤道  
是你江南另一番风景

大运河啊我的母亲

因太老的堰闸任你蹒跚而行  
因太大的落差任你蹉跎平生  
因太多的负载任你脊梁坚韧  
因太多的曲折任你坦荡心境

大运河啊我的母亲

谁也阻止不了你一脉走向东  
谁也玷污不了你圣洁到永恒  
你唱吟百川归海的旋律  
我放飞绿遍天涯的歌声

大运河啊我的母亲



《宁郡地輿图》中鉴桥的位置（红圈所示），可以鼓楼为参照物

### 鉴赏与收藏

应敬明

在农耕社会，除了读书，做工匠也是一个不错的人生选择。旧时工匠种类繁多，金银匠、铁匠、石匠、木匠、篾匠、漆匠，不一而足。其中，较有文人气质的，当属木雕工匠。木雕匠以雕刀为笔，人物、动物、花鸟、山水，但凡纸上入画的，皆可刻于板上。一些木雕师傅尤其喜欢田野上的小虫、小草，将它们饰于门窗、床榻等各类家具，业内谓之虫草雕。这些雕“虫”小技，让生活空间变得艺术、生动起来。

虫草，自古就是诗情、画意的表达元素。《诗经》中说：嘒嘒草虫，趯趯阜螽。意思是：“听，那唧唧唧唧叫；看，那蚱蜢蹦蹦跳跳。”杨万里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杜甫的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……古今往来，描写虫草的诗句不胜枚举。虫草画，专指以昆虫为描绘对象的画作，在我国源远流长。尽管画史上基本将它归于“花鸟蔬果”类，但虫草画以其独特的题材和艺术品质，在中国艺术史上独树一帜。

宋代小品画中不乏草虫之作，如林椿的《葡萄草虫团扇》，李安忠的《晴春蝶戏图》，还有佚名的《山茶蝴蝶》等。最为精妙的要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赵昌的《写生蛱蝶图》，画中小草，风格极为清秀。明代杜大成和晚清居廉，都是工笔草虫高手，居廉画的《梧桐双蝶》，非常精妙。到了齐白石笔下，不仅草虫种类繁多，刻画入微，他独创的“兼工带写”画法，更是将草虫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齐白石有句名言：为万虫写照，为百鸟传神。

在传统草虫画的影响下，草虫由纸面跃入木板。古代工匠按照画家的版本，创作出富有立体感的虫草木雕，它们大都运用于建筑门窗和家具的雕刻中，融入人们的生活环境中。江南木雕以东阳、永康、徽派为佳。以笔者之见，最精绝的虫草木雕当属嵊州浅浮雕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精绝到超乎人的想象，故有“妖

刀”之称。所谓“妖刀”，即指鬼斧神工，非常人所能及。与正统木雕相比，嵊州木雕胜在雕工和格调，它在木雕中的地位，犹如宋瓷在瓷品中的地位，达到了一种崭新的美学境界。嵊州虫草浅浮雕，总体承接宋人画风，风格清雅，禅意浓郁，刀法体现在浅、细、微三个字上，却又层次分明，立体感强。例如小虫的眼睛、翅膀的纹理，细致入微，栩栩如生，常人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。蜻蜓、蝴蝶、蝉、蜜蜂、蝈蝈、蚂蚱、螳螂、蟋蟀、天牛、蛾、蝼蛄、蝗虫、灶马、蜘蛛、水螭、青蛙等昆虫，均为嵊州虫草浅浮雕的题材，而画板上刻画的草，最多为蟋蟀草、茅草等野草。我收藏有十几块嵊州虫草板，最中意的是一块蛱蝶图和一块螳螂图，描绘的都是秋天野外风物。两块板原系一对清中期的门腰板，板子长55厘米，宽30厘米。蛱蝶图描绘的是野外

几簇开放的菊花，三只彩蝶在其间翩翩起舞，恋恋不舍，一只蚱蜢痴痴地站在绿叶上，憨态可掬。那螳螂图，茅草在微风中荡漾，茅花怒放着，两只螳螂左盼右顾，窃窃私语，仿佛正在密谋一场秋事。这两块画板描绘的虽是虫草，但让人感觉到当年的雕刻师傅眼中含有情感，刀头带着温度。

都说当年嵊州木雕的师傅是东阳的工匠，是东阳人教出了嵊州徒弟。然客观地说，东阳木雕并不具备嵊州浅浮雕的雅致。这可能跟嵊州这个地方有关。嵊州，古时称剡，那条剡溪堪为仙境。东晋南北朝时，雕圣戴逵在剡隐居，王羲之晚年也隐居于此。嵊州有条唐诗之路，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“山水诗派”开山鼻祖谢灵运的故乡。同时，嵊州也是越剧摇篮和文学家胡兰成的故乡。明白了这些，大致能掂量出此地的文化底蕴，也就不难理解嵊州木雕为何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在笔者看来，精美只是嵊州木雕的表象，真正支撑它的，是骨子里的那份神气。

过去，嵊州虫草雕的收藏价格要低于人物雕刻，这几年行情看涨，好的一片板要几万元，一套六片要二十万元。嵊州虫草雕之雅致，独步天下，价格自然还有上升的空间。



嵊州虫草板（应敬明供图）